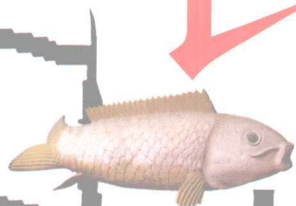


副 处 长

贾志刚◎著

史上最牛的官场、职场进化手册
通读本书，官场游刃有余，职场从容自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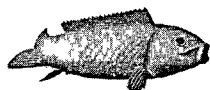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副处长

贾志刚◎著

史上最牛的官场 职场进化手册
通读本书 官场游刃有余，职场从容自如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副处长 / 贾志刚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742-354-6

I. 副... II. 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3963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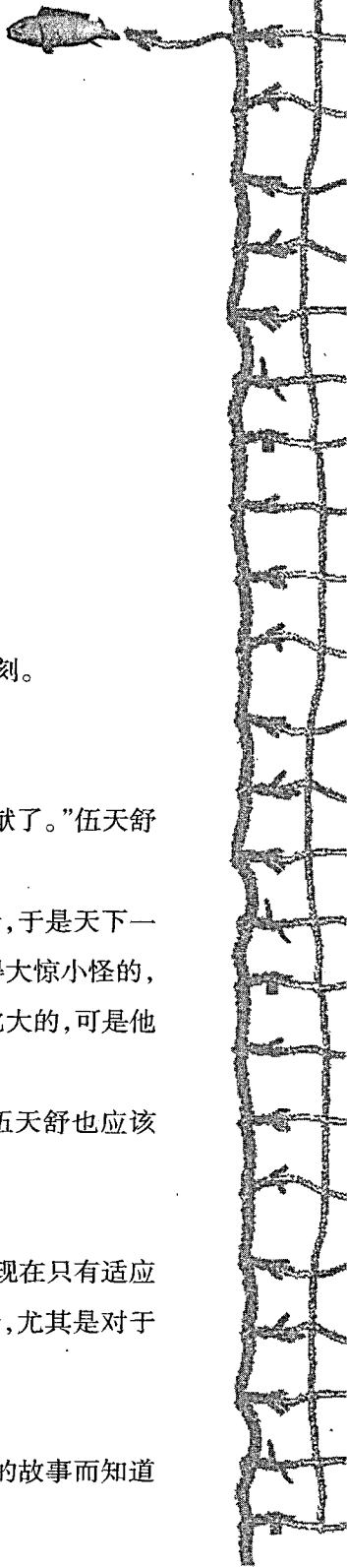
电 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副处长
作 者	贾志刚
策划编辑	朱光甫 符马活 冷 静
责任编辑	朱光甫 贺芳心
封面设计	UPPER LIMIT ↑ lzw112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742-354-6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引子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可能发生在每一个角落以及每一刻。

猪肉终于涨价了。

“我很自豪，这下我可以为国家 GDP 的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了。”伍天舒说。他也就是一个卖肉的，却有这么高的觉悟。

前段时间，一个叫陆步轩的北大毕业生沦落到卖肉的地步，于是天下一片哗然，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其实大学毕业生卖肉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伍天舒不也是大学毕业吗？他不是也在卖肉吗？没错，他不是北大的，可是他是南大的。

伍天舒是我的大学同学，自从陆步轩出书之后我就觉得伍天舒也应该出书。

“会把人教坏的。”伍天舒说。

“不，坏人不是教出来的，况且，如今好坏还有什么分野吗？现在只有适应社会和不适应社会的区别，而你的故事能让人更适应这个社会，尤其是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我说。

“说是这样说，可是我的故事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让适合的人看了你的故事而成功，让不适合的人看了你的故事而知道

自己为什么不成功,不是也很好吗?”

“好吧。”伍天舒同意了。

于是,我们约好了在他家见面,他亲自给我炒菜。

“在我家吃饭最大的好处是你不会吃到注水肉,这是我的职业优势。”伍天舒说。他说他从来不吃鸡鸭鱼,因为他知道其中有多黑。

伍天舒的故事很精彩,而更精彩的是他的日记。他将日记全部送给了我,说如果能出书的话,这些日记会对那些刚刚踏上社会的师弟师妹们有帮助,能够帮助他们早日升官发财。

“你为什么要卖肉?”我问。

“人活在这个世上,总要卖一点什么才能活下去。要么卖肉,要么卖灵魂。我的灵魂已经卖掉了,而我却想换一种活法,所以我只能卖肉了。”伍天舒说。

“照你这样说,卖肉并不可耻?”

“问天下英雄,谁不卖肉? 哈哈哈哈哈。”伍天舒大笑起来。

问天下英雄,谁不卖肉?

伍天舒究竟是如何走上了卖肉的道路? 请原谅我大量引用他的日记。



1

我出差了，生平第一次不用自己花钱出路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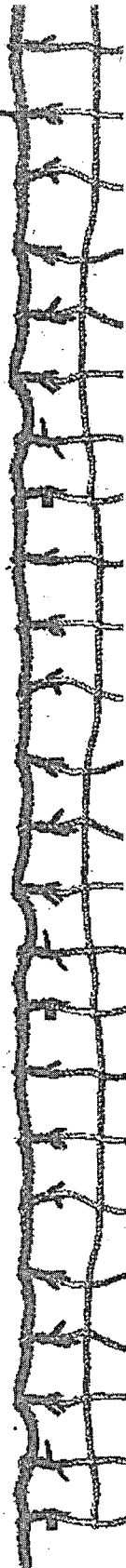
同行的是付主任，按照级别，住酒店的时候他单独住一间，我只够住双人间，可惜没人搭伙，所以我也就住单间了。这是我第一次住酒店，我决心给我爹写封信报告这个好消息。

住下的当晚，一个女人来敲门，进来之后我问她找谁，她问我想不想干“那个”，见我不明白，她拿出一个塑胶套子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避孕套。我很快就明白了，我很想干，可是我不敢，也不好意思问多少钱，只好说自己没兴趣。后来她说她有发票，我有些惊讶，这个行当什么时候开始纳税了？我说我不相信。她把发票拿给我看，原来是一个文具店的文具费。这时候我又有些惊讶，避孕套怎么属于文具了？最后那个女人很失望地走了，我听见她敲付主任的门。

回到单位，付主任把发票都给我整理，结果我发现其中竟然有那张文具发票。那一刻我明白了，公费除了可以吃喝之外，甚至可以嫖娼。公费真好，能掌握公费更好。

——摘自《伍天舒日记》

伍天舒是农民的儿子，也是老农民的孙子。老农民临死的时候把伍天舒叫到身边，用最后一口气对他说：“二狗子，你要吃上公家粮啊！”



从那时候起，伍天舒成了一个有理想的人。他拼命地读书，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考上了南大，并且四年后顺利从南大毕业了。

离校那天，每个人都哭了，只有伍天舒仰天长笑。想到从此可以吃公家饭了，他没有办法不笑出来。他被分配到了家乡所在的省城的一个什么局，具体什么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确实是个什么局。

伍天舒的理想实现了，这就意味着他没有理想了。没有理想的人也就不会再有奋斗，就像伍天舒，他根本就不去想自己能不能捞到一个好职位，事实上，他也知道自己捞不到好职位。

去报到的那一天，他买了一份报纸，想要从报纸上了解这个城市。结果他发现，报纸上的新闻都是些套话，唯一让他看得下去的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因为打喷嚏在游泳池被呛死的新闻。“娘的，这下吃不了公家粮了。”伍天舒觉得这个同学挺可惜。

经过一个星期的入职教育之后，伍天舒正式被分配了工作。

“伍天舒，局办公室。”人事处的老刘给伍天舒一张字条，然后扶一扶老花镜，认真地看了伍天舒一眼，眼神里说：“看不出来啊，这个狗日的土包子还挺有料。”

伍天舒吃了一惊，这怎么可能？这可是一同分来的毕业生们梦寐以求的职位啊，怎么就轮到自己头上了？这简直不是理想，而是超乎理想了。他也认真地看了老刘一眼，眼神里说：“这狗日的老刘不会在骗我吧？”

老刘没有骗土包子，伍天舒就这样去了局办公室。

“为什么我被分到了局办公室？”一段时间内，这是伍天舒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自己没有有权有势的亲戚，长得也不帅，也不是太会说话，穿得也不好，总之，自己没有理由有这样的运气，除非局里负责给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人瞎了眼。

很多人都在议论，但是没有人知道原因，最后大家的结论出奇地一致：妈的，真是瞎了眼！



任何局的办公室几乎都是一样，除了一两个干活的是男人之外，其余的就是女人了。而这些女人一个个都是有来头的，都是某某或者某某某的亲戚。

局办公室大概有十个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一个人时来时不来，不知道该不该算。加上伍天舒，就是大概十一个人。大概十一个人中，除了伍天舒就只有两个男的：一个是主任，就是付主任；一个是副主任，就是郑副主任。因为付主任听起来就是副主任，因此大家就叫他主任；而那个副主任如果叫郑主任或者叫郑副主任都明显有歧义，人们只好叫他老郑，把主任两个字去掉。

付主任五十多岁了，皱纹已经不少，兴许是笑得太多的缘故。从我见到主任开始，就发现他总是笑眯眯的。笑眯眯的同志通常是外向型人才，主任主要负责跟外面打交道。老郑四十多岁，戴着一副很厚的眼镜，很老知识分子的样子，办公室内部的事情归老郑管。

伍天舒去局办公室报到的那一天，尽管他长得不帅，还是弄得大家群情激奋，女同事们唧唧喳喳热闹非凡，像迎来了王子。

“终于有人打开水了。”有人大声说道。

“灯泡坏了也不用去找别的部门了。”有人这样应和。

伍天舒想起那句话：骑白马的不一定就是王子，还有可能是唐僧。他突然想起家乡来，在农村家里，他这样的属于壮劳力。显然，现在他也是局办公室的壮劳力了。

伍天舒的工作除了抄抄文件看看报纸打打开水干干杂活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要他做。但是他很满足，现在吃的是公家粮，自己是国家干部，而不是村干部了。

至于那些大姐和大嫂们，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聊天。伍天舒想起毛主席那句话：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他体会到，干革命当然不是请客吃饭，还要聊天。

伍天舒很小心谨慎，管每个女同事都叫大姐，并且很愿意陪她们聊天以及成为她们聊天的内容。大姐们对他都挺好，在城里还真不好找这样一个实心眼的土包子。

伍天舒对面办公桌坐的是马大姐。马大姐三十七八奔四十的人了，局里的事情没有她不知道的，是出了名的“包打听”。马大姐很高傲，似乎很瞧不起那帮同事，有时她会私下里对伍天舒说：“小伍子，长点心眼，别听那帮娘儿们整天胡说八道。”

不知道为什么，伍天舒对马大姐有一种特别的好感，觉得她就像自己死去的姑姑一样。

“小伍子，你来。”有一天，马大姐神秘兮兮地招招手，让伍天舒过去。其余的大姐们一下来了精神，一边假装看报纸或者喝茶，一边竖起耳朵听马大姐要对伍天舒说什么。

伍天舒有些犹豫，猜不透一个中年妇女神秘兮兮的会对自己说些什么。

“来呀。”马大姐挤眉弄眼，有些急了。

伍天舒笑笑，推开椅子，来到马大姐的旁边。

“坐。”马大姐从旁边拽过来一把椅子，让伍天舒坐下。

“马大姐，什么事啊？”伍天舒一边坐下，一边问。

马大姐伸出一根指头来，在胸前晃一晃，用嘴左努一下右努一下，示意伍天舒小声，然后像地下党接头一样假装不经意地扫视周围，直到确认大家都在偷听他们的谈话。

“马大姐，什么事？”伍天舒突然觉得事情有些严重，压低了声音问。

马大姐呷了一口茶，使自己看上去更镇定也更神秘。

“我问你，你知道你是怎么分到局办公室的吗？”马大姐问，声音控制得不高不低，属于声波碰上墙也不会反弹的那种，能够让办公室的其他人听见但是又听不大清楚。

“这，大概是因为我是学中文的吧。”伍天舒说。他总不能说是管分配的瞎了眼吧？

马大姐笑了，很得意地笑了，并且很亲切地看着伍天舒。

“难道不是吗？”伍天舒觉得自己是个傻瓜。

“当然不是了，那个分到施工队的刘万帆还是学文秘的呢！想不想知道？”

伍天舒没有说话，点点头。



“是这样的，咱们局长前些日子跟一个副市长一块吃饭，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副市长说他有一个亲戚分在局里了，请局长关照关照。局长当然不敢怠慢，连忙问叫什么。你猜叫什么？”说到这里，马大姐卖个关子。

“跟我一样？”伍天舒好像明白了什么。

“差一点，再猜猜。”

“伍淑天？”

“淑天个屁！告诉你吧，叫吴天舒！”马大姐笑了，笑得很开心，因为她看见伍天舒张着嘴一脸吃惊的样子，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那……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局长不是喝多了吗？当时就没有记清楚。后来回来让人事处长把毕业生名单给他看，一眼看见你的名字，就以为是你了，二话没说，在你的名字上圈了一个办公室。就这么着，今天你坐在这里了。”马大姐笑得前仰后合，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办公室其他的大姐们一个个恍然大悟的样子，都将目光盯在伍天舒的身上。

“可是……可是那个吴天舒怎么样了？那我不是迟早会露馅？”伍天舒心里“咯噔”一下。原来是这样，自己实际上很危险啊，局长不可能永远被蒙在鼓里，说不定还会报复自己呢！

伍天舒郁闷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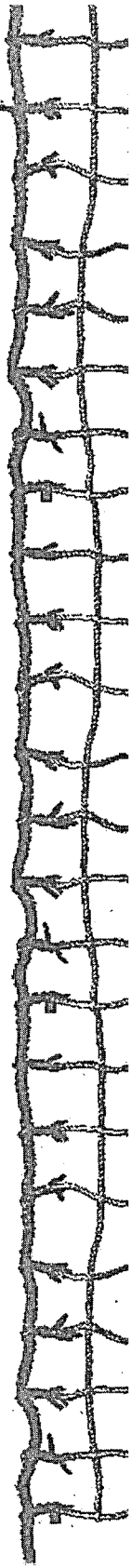
真相是什么？有的时候，真相是乌云后面的太阳；有的时候，真相是太阳后面的乌云。

郁闷了一个星期之后，马大姐又把伍天舒叫到了她的身边。其他人照例又开始假装看报纸或者喝茶，还故意弄一点小小的动静出来。

“小伍子，看你，大姐上次把真相告诉你之后，看把你吓的，这些天都没有睡好吧？”马大姐说。她很得意，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嘿嘿。”伍天舒傻笑，除了傻笑，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确实没有一个晚上睡得安生，每天上班都是睡眼惺忪的样子，就像一个荒淫无度的嫖客。

“大姐都给你打听好了，你可以放一百个心了。”马大姐一脸得意，很兴



奋的样子。

“是吗？”伍天舒忙问。

“那个叫吴天舒的根本就没有来。”

“他去别的地方了？”

“他淹死了，来报到之前淹死了。没想到吧？哈哈哈哈。”马大姐笑起来声音爽朗极了，办公室其他的大姐都吃了一惊。

“他死了？！”伍天舒脱口而出。

“想不到吧，你是个替死鬼。”马大姐笑得更厉害了。

“替死鬼？”

“你替了死鬼的位置，难道不是替死鬼？”别说，马大姐的解释还挺合理。

“替死鬼就替死鬼吧，反正死的不是我。”伍天舒想。他突然想起刚来报到那天，报纸上说一个大学生打喷嚏被淹死，莫非那就是吴天舒？

不管怎样，伍天舒放心了。

心情好了一个星期，马大姐又向伍天舒招手。

“这个星期心情不错吧？”马大姐笑笑。看那样子，倒好像她是伍天舒的救命恩人。

“嘿嘿。”

“唉。”马大姐叹口气，再次向伍天舒招手，让他靠得更紧一些，然后压低了声音说：“我告诉你一件事，谁也不要说啊！”

伍天舒点点头，有一种大事不妙感觉。

“局长又跟那个副市长吃饭了，结果知道你是冒牌货了。”马大姐说。果然，大事真的不妙！

“啊！”担心成了现实，伍天舒几乎惊叫出来，然后像个小偷一样埋下了头，好像偷东西被人发现了一样。

那之后的一个星期，伍天舒神情恍惚，做梦总是被惊醒。梦里，局长总是义正词严地斥责道：“伍天舒，你为什么冒充吴天舒？”



过了一段时间，似乎局长并没有要清理自己的意思，伍天舒稍稍放下一点心来。而马大姐有时候也会安慰他。

“小伍子，看你那个样子！大姐告诉你，别怕，大不了去当清洁工。”马大姐说起话来轻巧，她怎么不去当清洁工？

“嘿嘿。”

“不过，八成是没事了。吴天舒都死了，就像打官司，原告都死了，你被告害怕什么？”

马大姐这么说，伍天舒觉得好像是自己害死了吴天舒。

“再者说，局长整天忙得要死，哪有时间来管你？放心吧，啊？”

“局长忙死就好了，忙或者死都好。”伍天舒这样想。

心情好了一段时间，又遇上事了。

局长要的一份文件打好了，主任交给伍天舒，让他送过去。平时，这样的事情都是小黄去做，那个长得还算漂亮的女秘书。

可是这一次，局长在另外一栋楼里开会，开车去嫌太近，走路去又嫌太远，小黄哼哼唧唧地不愿意去，暗示自己今天来了月经。

“要快！”主任对伍天舒说。

伍天舒飞奔而去。他是一万个不想去，就像小偷不愿意看见警察一样，他实在不愿意见到局长。

“局长，文件，主任让我送的。”伍天舒边说边故意喘着气。

局长接过文件，面带微笑，很和蔼地问：“小伙子，怎么我没有见过你？新分来的大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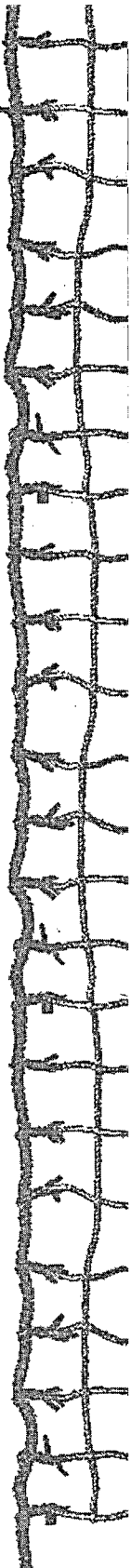
“嘿嘿，是。”

“叫什么名字？”

“伍……伍天舒。”

“你就是伍天舒？”局长的脸上闪过一丝恐怖的笑容。

伍天舒几乎要晕过去了。



2

你知道什么是做贼心虚吗？我知道。

尽管马大姐动不动就开导我，我还是不能释怀。在我冒充吴天舒这件事情上，我总是忐忑不安。

奇怪的是，那时候我甚至没有想过我究竟是不是冒充了吴天舒。我学过刑法，我知道犯罪的四要素，我没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我不算犯罪。可是，那时候我什么都忘了，我直观地觉得我就是个骗子，是个谋财害命的骗子，而吴天舒就是被我谋杀的。

我经常陷入痛苦中，总感觉局长的正义之剑迟早会砍到我的头上。

有的时候，我甚至有坦白交代的冲动，想去找局长当面说清我冒充吴天舒真的不是故意的。可是，我终究无法鼓起勇气。

——摘自《伍天舒日记》

伍天舒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办公室的，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终于东窗事发了。”伍天舒坐在椅子上，想起这样的话来。

他很后悔，他后悔自己为什么今天没有请假呢，为什么没有拉肚子呢，为什么就不来月经。发生其中任何一项的话，他就可以不去送文件，就可以不被揭穿。



他深深地自责，他很痛苦。

长长的痛苦伴随着伍天舒，他学会了抽烟喝酒。

伍天舒在情绪上的变化自然逃不过马大姐的眼睛，实际上他的任何变化都逃不过马大姐的眼睛。

一个瓢泼大雨的日子，伍天舒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了她。

“小伍子，大男人的，想开点。”马大姐开导说。

“嘿嘿。”现在傻笑成了伍天舒的习惯。

“局长那样问不一定就是想起你冒充吴天舒，也许他早就听说你是个才子呢！”

“会吗？”伍天舒突然觉得马大姐的说法也未必不成立。

“开玩笑！现在整个局里谁不知道你是个才子？”马大姐瞪着眼睛，肯定地说。

伍天舒笑了，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笑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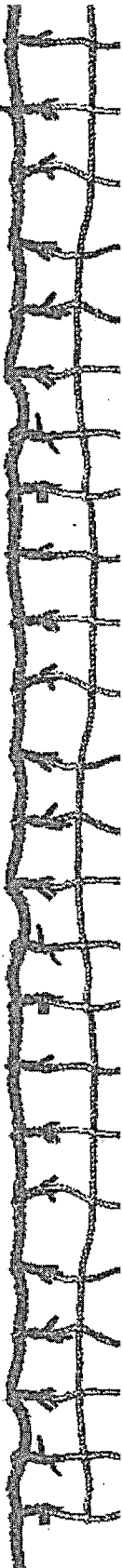
可是马大姐的开导并不能让伍天舒释怀，相反，他一天比一天害怕。他害怕看到局长的目光，害怕看到局长的面容，害怕看到局长的背影，总之，局长的一切令他不寒而栗。

上下班的路上，伍天舒总是左瞧一眼右看一眼，只要发现了局长的蛛丝马迹，就会立即躲到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来到局里，他不敢坐电梯，生怕与局长不期而遇。他宁愿爬楼梯，好在办公室在十二楼，虽然辛苦一些，但可以用锻炼身体作为幌子。其间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他参加市里的登楼大赛，夺得了第三名。

在办公室，他总是低着头干活，抬头的时候也不敢看办公室的大门口，生怕局长从门前走过。

他说话的声音压到最低，生怕被隔壁办公室的局长听到。如果要跟谁说话，他宁愿走到那人面前三十厘米的地方再开口。

他甚至不愿意别人高声叫他，生怕被路过的局长听到，然后想起还有个



谋财害命的伍天舒在他的手下混着。

他的白头发一天天多起来,本来就显老,现在更显老。

有的时候,伍天舒会觉得自己很恨吴天舒。他为什么要死?如果他不死,我伍天舒就不会成为假冒者,就算是分到一个很烂的部门,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活得像个贼。

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活得很累,还不如回家种地。可是,他终究没有这样的勇气。

总之,伍天舒在内心里感觉对不起吴天舒,就像是他害死了吴天舒一样。

大学的宿舍是八个人一个房间,像个猪圈,伍天舒家的猪圈也没有同时装过八头猪。现在好多了,他享受到了两个人一间宿舍的待遇。

同屋的人叫张大力,伍天舒叫他大力。他比伍天舒早一年来到局里,不过他进的部门并不好。

初来的时候,张大力似乎很瞧不起伍天舒,因为他始终是个土包子模样,四年大学生活也改变不了他骨子里的农民气。那时候他们一天也说不了两句话,直到后来伍天舒分到了办公室,大力才正眼瞧他。

“想不到你是城府很深的人啊!哈哈,我请你吃晚饭。”大力说。说实话,天天吃食堂,伍天舒吃得屁眼都腻了,早就想出去吃饭,可是又没有钱,现在大力请吃饭,自然不能给脸不要脸。

晚饭是在距离局里不远的一个小饭馆吃的,伍天舒很满足。大力点了两瓶啤酒来喝,一边喝,一边套伍天舒的话。伍天舒是个厚道人,什么都说了,包括家里穷得叮当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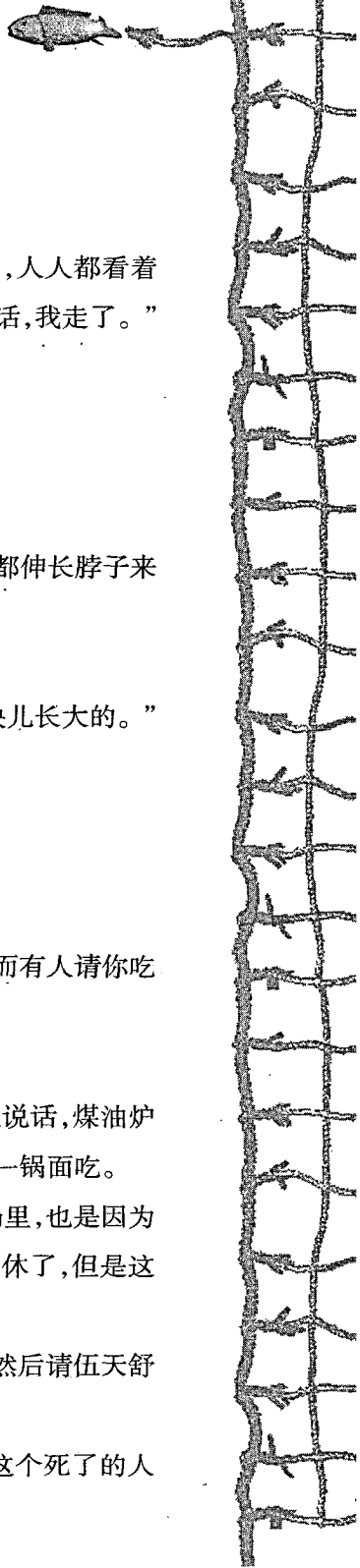
“老伍,你这人不厚道。说了半天,关键的你不说。”大力的酒量也不怎样,喝了一瓶啤酒,脸红脖子粗了。

“怎……怎么不厚道了?”伍天舒问。

“你要是没个什么亲戚是当官的,你能分到局办?”

“没有,真没有。”

“有,你肯定有。”



“没有，真没有。”

“肯定有。”

.....

两人争吵起来，小饭馆本来就不大，被他们吵得翻天覆地，人人都看着他们。大力很是恼火，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伍天舒，你不说实话，我走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

伍天舒一把拦住了他。

“我说。”伍天舒说。否则大力走了谁买单啊？

大力瞪了他一眼，扭扭脖子，坐了回去。

“你可别告诉别人。”伍天舒小声说。他看看四周，见人人都伸长脖子来听，就像办公室的大姐们。

大力点点头。

“市里组织部的一个部长跟我爹是小学同学，穿开裆裤一块儿长大的。”伍天舒说，装得很神秘，也好掩饰自己在说谎。

“那个部长叫什么？”大力听了，果然有些敬畏起来。

“不知道，都是我爹跟他单线联系。”

“噢。”大力恍然大悟的样子。他很爽快地付了饭钱。

“娘的，这世道怎么这样？说真话没人请你吃饭，说瞎话反而有人请你吃饭。”伍天舒暗想。

不管怎样，从那之后，大力对伍天舒好了很多，平时也跟他说话，煤油炉也拿出来给他用。伍天舒自己买了个小锅，常常买几个鸡蛋下一锅面吃。

俩人混熟了，大力什么都跟伍天舒说。原来，他能够分到局里，也是因为他的一个什么远房大伯是局里的老领导，虽然在他来之前就退休了，但是这点面子还是有的。

“奶奶的，他死了。”那天大力回到宿舍，心情似乎很不好，然后请伍天舒去喝酒。他一口气喝了一瓶，然后开口说话。

“谁死了？”伍天舒愣了一下，看大力那悲伤的样子，似乎这个死了的人

跟他很亲。可是听他那说话的语气，那人又像是他的什么仇人，好像是没有亲手杀了他感觉很不过瘾。

大力咕咕哝哝地说了一大堆，虽然听着费劲，但总算让伍天舒听明白了，原来是他那个远房大伯死了。

“是啊是啊，死得真不是时候。”伍天舒说。俗话说：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此时此地，大力是应该悲伤并且痛恨的。

之后，俩人无语喝酒，无语吃菜。伍天舒也不知道怎样安慰大力，因为他从来没有遇上过这样的事情。

伍天舒知道老母猪发情的时候它会很狂躁，那时候你最好不要管它，要叫要打滚由它去，闹够了它自己会平息下来。伍天舒想大力大概也是这样，不去管他最好。

过了一阵，大力果然平静下来。

“其实，他病了好长时间了，我在他身上也花了不少钱。”大力说。这个伍天舒倒知道，这段时间大力总是隔三差五买些补品，原来就是给这个远房大伯买的，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成不可回收的投资了。

伍天舒苦笑一笑，本想说“就当喂猪了”，但最后忍住了，那人毕竟是他大伯，虽然是远房的。

“死了也好，省得这样半死不活的，再拖下去，我都要破产了。”大力宽慰自己。看来伍天舒没有想错，连老母猪都会自我安慰，何况人乎？

看着大力的情绪好了许多，伍天舒才开口说话。

“大力，其实我觉得这也不算是一件坏事。你想，县官不如现管，你大伯不过是个退休老干部，靠着他还能够怎么样？现在他不在了，你也没什么幻想了，正好可以全力以赴，再发掘一个现行的亲戚啊！”伍天舒说完，大力点点头，然后开始沉思，在想还有什么当官的亲戚可以开发的。想了一阵，似乎没有什么结果，不过他心情却好了很多，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大伯的死像是甩掉了一个包袱。

“唉，就当喂猪了。”伍天舒没想到，他没有说出来的话，大力自己说出来了。